

## 三爷爷的小布包

赵春燕（山东）

太爷爷给三爷爷的名字起得好，叫“安邦”。三爷爷就真的当了一辈子的村干部，为村民操了一辈子的心。他一辈子清贫，唯爱他的小布包。

每天天色尚早时，三爷爷就起身穿衣。他从炕边摸索出一盒火柴，唰的一下，一根火柴被划开，屋子里瞬间有了光亮。他小心翼翼地用火柴点燃煤油灯，煤油灯很小，火苗一闪一闪的，有些晃眼睛。山风吹来，火苗乱晃，他一手端灯，一手护着火苗，慢慢走到堂屋，从靠墙的大板柜上的小箱子里取出一个小布包，然后一手端灯，一手拿包，走到门后的小桌旁。

尚未坐定，他就用粗糙、布满青筋的手慢慢展开小布包。一层紧实的白粗布被展开后，一个更紧实更小的包裹出现在眼前。三爷爷在衣襟上擦擦手，拿起更小的包裹，拆开一层细白纱，再打开一层牛皮纸，一个小本子出现在眼前。本子已经泛黄的封皮有些皱巴，他用手捋了捋，竭力把它抚平。打开本子，粗糙的纸面上满是用铅笔写的数字，三爷爷从身边的椅子上拿起一副“缺腿”的眼镜，架在鼻梁上，低头，把本子凑到灯前，看着数字。过了一小会，他一边嘴里小声念着数字，一边拿起黑色的木质算盘，噼里啪啦地拨起来。

屋里的煤油灯焰在山风的吹拂下忽闪忽闪的，三爷爷的脸一会儿严肃，一会儿喜悦。刚开始，我不明白他在干什么，就小声地问哥哥，哥哥告诉我，三爷爷在算账。

算完账，三爷爷又小心翼翼地记账。把账本先用牛皮纸包起来，用细纱布、粗纱布一层层包裹好，再放回大板柜上的箱子里。此时天已微微亮，三爷爷就叫起堂叔、堂姑们一起出门干活。

从我记事起，村里已家家有自留地。我记得那次在村里的公房里分东西，三间大屋子坐满了人。两盏大煤油灯点得很亮，高高地挂在两根柱子上。三爷爷坐在屋子中间，当着众人的面，满脸严肃地打开小布包，拿出账本，大声念起来。三爷爷念名字和数字时，大家似乎都屏住了呼吸，十分安静。灯光照在三爷爷那瘦削的脸上，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威严。我已忘却大家都分了什么，只记得大家离开公房时都面含笑意，安静地拿着东西离开。看着大家满意地离开，三爷爷也一脸轻松，收好账本，最后一个关门离开。

公房分完东西，三爷爷依然不时拿出小布包算账。每到交公粮之日，三爷爷严格按照账本比对数目，村民所交数目从未出过错。村里修公共道路或到大队里公派干活时，三爷爷也在本上写写画画。那些日子，他既要忙村里的事还要忙大队里的事，小布包就被他随身带着。但无论多忙，三爷爷都把它包裹严实，珍藏在兜里。我知道，那是一个老党员、一个老村干部对工作的热心，对村民的负责。

就这样，三爷爷的小布包陪伴了他好多年。粗布、细布都已磨烂了，但是小账本仍然保存完好。三爷爷去世前依然把小布包放在他枕头边，时不时伸手摸摸小布包，嘴里长舒一口气。见我在身边，他就对我说：“娃呀，你长大要好好念书，将来做个好干部，继续给村民们记账、算账吧。”

我似懂非懂地点头答应，三爷爷很开心地笑了。此时，阳光从窗户照进来，他瘦削苍白的脸上一片阳光。

三爷爷离开时，亲人们围在他身边，小布包也放在枕头边。他用老弱无力的手摸了摸小布包，指了指我，就没再说话，安静地走了。我明白，他想让我长大后当个村干部，继续为村民们记账。

时隔多年，我读了很多书，认了很多字，但没有当村干部，村民们也不需要再用本子记账了。可是三爷爷的小布包我一直珍藏着，我告诉自己，无论在哪个岗位都要像三爷爷一样敬业。

清晨，阳光一片柔黄，溜进窗里，让人不忍长睡，快快爬起。午后，阳光灿烂，有金属的质感，沉甸甸的。黄昏，阳光仿佛有了一层红色。孩子被阳光笼罩，像画里的天使，偶尔一声欢笑，穿透树木的叶子，把栖息的鸟吓了一跳。草在夕阳里静默着，柔软，碧绿。

棉被和衣物被搬到阳光下一晒再晒，黄昏时，把脸埋进去，有暖融融的感觉。被子和衣物吸纳的阳光像醇酒，即使只是放在那里，也可以感受到绵延而醉人的气息。

欢跃的鸟在阳光中雀跃，身姿美好，它们从清晨就开始鸣唱。鸟声汇在一起，成了一部交响乐，此起彼伏，高低音和

谐，不突兀，更没有跑调。云雀的鸣唱直上云霄，非常顽皮。麻雀的吟唱若有所思，婉转随和，高潮处会被更高亢的唱腔掩盖。但是，麻雀不气馁，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声音，它们不计得失，宠辱不惊，所以，麻雀才成为一种生命力极强的生灵。鸟笼里的鹦鹉非常骄傲，不高兴时不理睬人，高兴时“点头哈腰”。鸟儿不断地吟唱，有难言的喜悦，它们是在珍惜这阳光。

正是春天。草长莺飞，百花齐放，这是四季中的盛典，让人的身体深处有着莫名的冲动，似乎心潮澎湃，仿佛又说不清自己渴望的究竟是什么。

随意望去，处处草绿花红，鸟语花香。

## 鸟语花香

王吴军（河南）

看来，鸟和花是一对配合默契的好搭档，在鸟的叫声中，花慢慢探出头来，睁开眼睛。鸟的欢悦暗合着生命的萌动，那些沉睡了一冬的泥土也会悄然醒来，人们用农具唤醒它们，就仿佛看到了麦苗、油菜在泥土的滋养下茁壮成长，庄稼像新婚后的小媳妇，正在秘而不宣地孕育着新的生命。

鸟语花香的季节是美好的季节。阳光正好，立春、雨水、惊蛰、清明，都是丰盛的节气，花争先恐后地吐露芳香。生怕错过了成长的旺季。无数双眼睛都在期待着岁月这场热闹的演出能有一个花好月圆的结局。

此时的天空比别的季节要

湛蓝得多，就像梦一般，蓝盈盈的，没有乌云的遮挡，一眼就可以望到无限辽远的地方。此时的阳光也浑身都是劲地照着大地，让所有的生灵都从容地找到自己的幸福。

鸟语花香，万物茁壮，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有一首歌唱道，甜蜜的梦啊，谁都不会错过，终于迎来今天这欢聚时刻。这首歌分明就是唱给春天的鸟语和花香的。

鸟语和花香惺惺相惜，彼此感激。想来，它们应该是非常惜缘的，要不，它们怎么会那么动人心弦？

鸟语花香，春意浓浓，一切都在春天里美好了起来，生动了起来，各展其美，各尽其妙。

## 云水稻禾春

宋扬（四川）

收割完油菜籽的春水田，如同分娩后的母亲。恢复元气，急需一场酣畅淋漓的雨。

“山田过雨正宜耕，畦畦处处春泉漫”。春雨一般是温柔而娇羞的。好在，还有哗哗的蓄水，从高山上的人工湖流下来。春水田又活泛起来。水一润，耕牛就该上场了。犁铧翻起的黑色泥浪，一层一层，犁铧，白亮亮得耀眼。新起的泥，光滑如镜如丝。水面上奔走的水蜘蛛和抱着遗落的油菜荚、战战兢兢的蚂蚁面对突如其来的巨震惊慌失措。老牛只笃定向前，从不会想到甩掉枷锁揭竿而起。一切的不安，最后

都有一个完美的归宿——蚂蚁在岸边找到新家，水蜘蛛从来不惧漂泊天涯。

春水田被疯长的油菜秆根茎支离得凹凸不平的肌肤，又平整如初，脸上红晕再生，她在等待下一场孕育。

“小田微雨稻苗香，田畔清溪滴滴凉”。小秧苗迫不及待地要分家了——他们嘴上没念叨，却以啾啾啾蹄高的个子，宣告对脱颖而出、看到更蓝的天空的渴望。分家，意味着单门独户，自成一家，然后长成真正的稻子。插大秧子的舞蹈如火如荼地上演，春水田就是最明净的舞台。

“野田春水碧于镜”，薄薄的水面，开始倒影天光云影和飞鸟的踪迹，也折射出半酥软的土坷垃。明晃晃的水田里，插秧应该是技术活。只见母亲手起分秧，一落手，秧苗便直直地立在了田里。一起一落之间，水连成了一条线。我该如何表达这个句子带给我的美感？是武林高手踏浪而来，脚尖撩起的水花；是柔曼女子依依裙带牵扯出的弧线。看得手痒，我也撩起衣袖，挽起裤腿，跳进田里学插秧。然而，我的处女秀，硬是把直线推进搞成了逶迤蛇行。父亲一声断喝：“你这是搞啥子？上去！”把我

赶上了田垄。在大人的责备声中，我失去了插秧的机会，只能眼巴巴望着大人们在田里妙手翻飞。

春水田是这个大家族的母亲。黎明的薄雾中，她目光脉脉，只希望眼前成行成排的万千孩子快快长大！等到孩子们个个都开了稻花，冒出了谷壳，灌了清浆，胖了身躯，直到白花香的香气从碾米机上如春水一样流淌，春水田又开始平静地等待孕育又一场新生。

济慈在诗中写道：“大地的诗歌从来不会死亡”。春水田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又何尝不是大地上一首永不死亡的诗歌？

## 渔歌唱晚

李海波（安徽）摄



## 深春笋蕨干锤禄

李笙清（湖北）

暮春三月，风和景明，一连数日的清明雨水终于停了。清晨的空气中，弥漫着碧桃花的馨香。小区里的几处小竹林，顿时吸引了一些采笋的女人，寻一些鲜嫩的竹笋回家满足味蕾，而在山区长大，看惯了幽幽竹林的妻子，对这些细小的毛竹笋不屑一顾。随着春深雨水的暂歇，禁不住妻子一番唠叨，驱车到城郊原野，便融入了一些同样踏青赏春的人流。

经过连日雨水的滋润，原野上的泥土松软了许多，芳草如茵铺满山坡，人们或支起帐篷小寐，或牵引风筝上下翻飞，或野塘垂钓，或在草间、塘畔寻觅荠、蕨、苋、蒿等野菜春味。妻子对眼前的这些都不感兴趣，而是拉上我，拎着竹篮，去了远

处那片蕨菜的竹林。

“剪剪轻寒袭春笋，金猊喷香薰袖暖”。暮春乍暖还寒，给春笋挂上了“寒笋”的标签。雨后的竹林，青青郁郁，枝叶纷披，竹叶上还有残留的水滴，渗透着一缕晚春的清凉。走在竹林边，放眼山野晴空，呼吸着清新自然的山野气息，不禁有了心旷神怡之感。

深春时节，正是春笋疯长之时，这些嫩嫩的精灵紧挨着一根根竹子，一个个从泥土里冒出头来，尖尖的头、浑圆的身、匀称的节，剥开外叶，清绿与乳白相间，十分娇嫩。山野的竹林，沐浴过细雨的春笋极多，而且长势很快，蔚然进发，难怪北宋文学家张耒雨后观笋，发出了“荒林春雨足，新笋进龙

雏”的感叹。

笋，炒煮凉拌，味香质脆，酸甜兼有，被古人视为菜中珍品。古人食笋，历史悠久，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中，就有“其簌伊何，惟笋及蒲”“加豆之实，笋茹鱼醢”的吟咏。春笋喜雨，生机勃勃，大抵是春笋有着拔节怒发的旺盛生命力，且成群连片蓬勃生长，故古代诗人在描写春笋时，多以“龙雏”来加以形容，如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就吟咏过“邻里亦知偏爱竹，春来相与护龙雏”的诗句，明代“青藤画派”鼻祖徐渭亦以“小叶潇潇翠羽疏，东攒西簇护龙雏”来诠释春笋多生的内涵。

采笋是一门细活，脚要稳，眼要尖，手要快，而且拿捏到

位，方能不损春笋。毛手毛脚的我便成了提篮的跟班，妻子承担了采笋的活儿，十指挥动间，一根根竹笋从泥土里被拔起，折断，动作麻利如行云流水，我一时间看得呆了，脑海里仿佛出现了北宋名僧惠洪《西江月·十指嫩抽春笋》中的画面：“十指嫩抽春笋，纤纤玉软红柔。人前欲展娇羞。微露云衣霓袖……”

采罢嫩笋，塘边洗手，忽然发现青草丛中，一片蕨菜蕨蕨生长，青翠欲滴，绿得耀眼。妻子惊喜莫名，赶紧采摘装篮。“竹笋初生牛犊角，蕨芽新长小儿拳”。看着篮中笋、蕨相间，韵味盎然，一缕宋代诗人陈普笔下“深春笋蕨干锤禄，落日渔樵三岛仙”的惬意感受，顿时涌上心头。



## 五利池

黄文彬

## 谷雨

周家海（江西）

雨水分明就是另类的阳光  
在草木体内，  
像火苗一般到处乱窜  
谷子跟田畴等待了太久  
如今在布谷鸟的催促声里  
在老牛的眼眸中  
有一种希望  
是对成熟坚定不移的信仰  
就像坚信春天会来  
大地会换上一件崭新的衣裳

三月来到，秧苗插进天空的倒影  
水田将风云变幻揽入怀  
雨水浸润葳蕤，  
铺展着诗情画意  
滋养着古老而又年轻的节气  
而农人的颊上，  
总会荡漾止不住的欣喜  
在万物向暖的三月里沉醉  
此刻雨水充盈泡涨了葱绿  
葱茏交错的景致，  
拔节成季节的守望

三月委托炊烟  
用吐青泛绿的笔触轻轻一点染  
村庄就深陷盛大的葱茏  
阳光和雨水交替着  
轻叩每一粒谷子的门扉  
轻抚每一茎秧苗的身段  
正在打开历史里  
关于一个节气的详尽描述……

## 故乡茶香

张勇（陕西）

一窗晨曦红  
两地光阴轻  
九钱茶香浓  
时光泡暖的情节  
翻滚一壶岁月  
轻吮轻吮 那些  
指尖采摘的故事  
又一次攀爬  
一岭一岭茶园  
婉约的背影  
伴着蛙叫鸟鸣  
藏进乡村小令

那柄叶脉生长的日子  
一片、二片、三片  
伴着烟香茶沸  
漂漂亮亮  
拍打阳光的翅膀  
一杯、二杯、三杯  
一壶茶的时间  
时光悄悄爬藤  
带着老屋的记忆  
绵延蓬勃的绿意  
煮熟的乡音  
开始返璞归真  
热乎乎的茶香  
能否唤醒  
窗前消瘦的月光